

关于李白诗的几点考证

刘 恺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被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应当说,把唐代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它是当之无愧。唐代诗人多,作品多,唐诗把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发展到了顶峰,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唐代众多诗人中,又出现了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尽管李白生前已经煊赫一时,杜甫在生前反而不大为一般人所重视,随着历史的推移,杜甫的名声愈来愈大,研究注释杜诗的人愈来愈多。从清代仇兆鳌以后,注释、考订、研究杜诗的工作日趋缜密,深入而广泛。反之,对李白诗的注释、考订、研究,却相形见绌,显得冷冷清清。加上李白死后,作品散失十之八九,辗转传抄,讹误又多。最近学术界对李白的出生地还展开了热烈争辨。这些情况,既为我们研究李白诗造成了一定困难,又使我们深切感到研究李白诗的刻不容缓。作者想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刍荛之见,敬希方家指正。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挖掘作品的内在联系,内部关系出发,辅以必要的其他资料,以期达到对李白诗的研究多少有所裨益。

一、李白诗中的“巴东”究指何地?

李白诗中有好几处都提到“巴东”。例如:《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一诗,该诗的第二联说:“始经瞿塘峡,逐步巫山巅。”打开现在的地图一看,巴东在巫山之东,瞿塘峡在巫山之西,难道诗人是从巴东溯江西上,经过巫山到瞿塘峡,再折回巫山?无论如何从情理上说不过去。近人詹锳在所著《李白诗文系年》中,亦深表怀疑:“按巴东在瞿塘之东,而瞿塘峡却在巫山之西,今题云‘自巴东经瞿塘登巫山’者,不知何以故?岂巫山最高峰尚在瞿塘之西耶?”后来,我查《夔州府志》才恍然大悟。该志讲到夔州府的沿革说:“建安初改巴东郡,……晋仍曰巴东郡……隋……大业时改州为巴东郡。唐武德二年改为夔州(始称夔州)。”再查《中国历史地图》,隋代也标明是“巴东”。足证夔州府志不误。很明显,前诗的“巴东”是指唐代的夔州,即现在的奉节县。《中国历史地图》注明在奉节县东,不影响此文的论证,姑置不论。)李白从奉节经过瞿塘峡到巫山,在地理位置上完全符合,那就把前此的疑团完全解开了。

《江上寄巴东故人》云:“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这是李白出夔门到了江夏写的诗。你看,在怀念他的好友时,他的思路由巫山云雨想到白帝和瞿塘,标题是“寄巴东故人”,因为“巴东”(奉

节)是紧挨着白帝和瞿塘的。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起句说：“我在巴东山峡时”，以及《水经注》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些“巴东”都是指当时的“巴东郡”。因为当时巫山县属巴东郡管辖。

现在的巴东县是天宝元年以后才设置的。《唐会要》卷七十一：“太平县，开元二十三年六月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巴东县。”

至此，会令人产生另一个疑问。既然武德二年即已改为夔州，诗人为什么不说“夔州”而仍然用“巴东”？我想这是词人学士（不独李白为然）的爱好和嗜古癖在作祟。例如：李白诗中以“金陵”为题目的就有二十一首之多。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唐代南京是否叫金陵呢？回答是否定的。原来南京在唐代，最初是润州的江宁县，又叫上元县。后来在此置昇州（李白诗有《赠昇州王使君忠臣》）终唐之世不叫金陵。在唐以前，三国时东吴叫建业，西晋叫建邺，宋、齐、梁、陈叫建康。隋叫丹阳。只有唐以后，五代时后唐叫金陵府。但追根溯源，春秋时叫金陵。换言之，南京最古的名称叫金陵。唐代诗人（包括以后的）爱把南京称做金陵。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此种例子甚多，不必枚举。

李白把武德二年已改名夔州仍然称做“巴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是否从巫山释放？

根据文献，李白是在乾元元年（758年）终以永王事长流夜郎。翌年（759年）白上三峡，一般都说：至巫山遇赦得释。李白至巫山遇赦得释，这是清代王琦《李太白年谱》正式加以肯定，现在詹瑛的《诗文系年》亦从其说。李白在好多首诗中都提到流夜郎或遇赦放还的事，其中有一首诗题目是：《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息秀才》。细玩诗中四句：“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很明显是刚奉诏或得到遇赦消息，心情有如羈鸟出笼、重新回到了自由自在的广阔天地，一个“旷”字形容得淋漓尽致。但是全诗没有提到他是从何地赦还。遍查李白的碑传序跋，如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刘昉《旧唐书文苑列传》、宋祁《新唐书文艺列传》、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这些碑、传、序，有的根本没有提流放夜郎的事，有的说到流夜郎也没有说至何地遇赦放还。只有到了宋代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中才说：“终以汗骍事长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

李白究竟至何地遇赦得释，需要进一步深入考查。前诗《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虽是刚遇赦释放之作，但如前所述，通篇未涉及遇赦地点，无从查考。仔细推敲词句，有两首诗可以肯定是遇赦放还之作。一即前面已提到的《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一即《早发白帝城》。

先说前一首。头四句说：“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头两句说明奉诏长流夜郎，已经走了几千里路，经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巴东（奉节）。后两句说明：自巴东折回到巫山，并登上巫山之巅（最高峰）。这四句诗虽没明说是遇赦折回，但头两句既然肯定是长流夜郎所化费的时间（十五个月），后两句自巴东经瞿塘峡至巫山，也只能理解为至巴东得到遇赦消息而折回巫山，无法作其他解释。正因为是遇赦折回，心情舒畅，他才能健步如飞，登上最高峰，极目远眺。（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仰观青天（仰观临青天）。

还遐想到苍梧、云海(望云知苍梧,记水辨云海)。尽管下山归来时天色已晚,但游览的乐趣丝毫未衰歇(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就是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思想情感也可以判明它是遇赦释放之作。由此看来,李白中途遇赦得释的地点是“巴东”(奉节)而不是巫山。

《早发白帝城》是早已脍炙人口、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李白七绝的代表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一作“尽”),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文系年》把它系在开元十三年(725年)。是年李白25岁,即李白初出夔门之年。但一般的注释都说是李白流夜郎中途遇赦放还之作。我同意后者的看法。首先,如果是李白初出夔门之作,那时李白很年青(25岁),根本没有出过夔门,对于夔门外的广阔天地完全是陌生的,怎么能说千里江陵一日“还”呢?其次,初出夔门过三峡与遇赦得释过三峡,两者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有显著差别。一般说,初出夔门、过三峡的人一定会感到三峡两岸重岩叠嶂、水流湍激、波涛汹涌之险。如《水经注·江水》说:“自三峡两岸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这是山险。三峡谚语说:“滪滩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滪滩大如象,瞿塘不可上。”“青滩曳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这是滩险。唐以前,三峡两岸猿猴很多,过三峡的人每每感到猿声的凄切悲哀。《水经注·江水》又说:“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高适也说:‘巫峡啼猿数行泪。’当然也会感到水流之急、船行之速。《水经注·江水》又说:‘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加疾也。’”

《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这首诗指明五月过瞿塘可以证明是初出夔门之作(遇赦得释过瞿塘是二、三月间,见下文)。第一次出夔门的人感到风波大,害怕过瞿塘,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可以说必然有此恐怖的感觉。我们再看《早发白帝城》这首诗,由于它是李白流夜郎遇赦得释之作,距他初出夔门已时隔三十余年,他已两次经过三峡(第一次出夔门过三峡,第二次流夜郎溯江西上又过三峡),对三峡之险和猿声之哀,可以说他已经见惯不惊。他得到赦还信息,心情格外轻松愉快,此时他唯一的愿望是急于出三峡,巴不得船走得越快越好,所以全诗都突出了一个“快”字。因为内心轻松欢快连舟也变轻了。至于三峡之险,在李白脑袋中此时已忘记得一乾二净。连两岸啼不住的猿声,已不复有悲哀的感觉,反而衬托出轻舟过万重山之快。从以上的分析可以肯定此诗是李白遇赦释放之作。地点是白帝(巴东,即奉节)而不是巫山。从这首诗又得到证明。

话说得回来,既然前面两诗都证明李白遇赦获释的地点是巴东(奉节)而不是巫山,那为什么曾巩要说是“至巫山,以赦得释”呢?要知道,曾巩的说法亦非杜撰,还是有所本。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勅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这是李白流夜郎回江夏后寄给他过从甚密的友人王明府的一首诗。

从前两首诗我们已经肯定李白是在巴东(奉节)遇赦得释,但在这首诗中,李白明明说是“勅放巫山阳”,应该如何去理解?

试再读李白的下一首诗。李白回到江夏后,曾写过一首可与《北征》媲美的自传体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太守良宰》。其中有四句描写他遇赦得释的情况:“五色云间鹤,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诗人引用贞观末黎景逸被诬系狱、云间鹤为之传递获赦信息的故事,来比喻他自己遇赦获释的情况。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长流夜郎,走到巴东(奉节),即得到了遇赦的信息(五色云间鹤,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第二天一清早,从白帝出发,经瞿塘到巫山。大概是到了巫山才正式奉到赦书释放(勅放巫山阳)。

前两首诗《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和《早发白帝城》，是指最初得到遇赦消息的地点(巴东、白帝城)。后一首诗所说“勅放巫山阳”是指正式奉到赦书的地点。这样，把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据近人裴斐研究，李白在两年供奉翰林、赐金放还后的17年是他“创作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其间长流夜郎和遇赦得释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事，对他诗作的影响尤其大。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写的诗和遇赦得释的诗，其思想情感、心理状态迥然不同。因此，从诗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的差异也就可以判断它是流放途中的诗，抑或是遇赦释放之作。

首先，从《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不敢过，”已经知道李白初出夔门在五月。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诗中“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可知遇赦出夔门至巫山应是春季，时间不得晚于三月。因为还有“积雪”。

再看下面两首：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荆门浮舟望蜀江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
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
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
逶迤巴山尽，遥曳楚云行。
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
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
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
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

这两首诗都是在荆门江上写的。是否同时写的，需要推敲研究。前一首，“来从楚国游，”说明李白是刚出三峡，第一次到楚国一带来游。如果是赦还之作，那李白在楚国一带已经来往多次，逗留多时，决不会这样说。正因为他是第一次出三峡，对一切感到陌生，思乡之心很切，“仍怜故乡水”的“怜(爱)字，充分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缱绻之情。(基于同一理由，前举《江上寄巴东故人》：“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其思乡怀旧之情很深，也应是初出夔门之作。)后一首便不同。“依然锦江色”这一句也流露了李白的思乡之情，比较起来，“仍怜故乡水”，思乡之情浓而且执着，“依然锦江色”，思乡之情淡而含蓄，感情色彩大不一样。因为后一首是李白赦还之作。他的急于回家(浔阳)和急于会晤江夏一带的故交亲友远远胜过他的思乡之情。从时令上看，后一首说到春水(春水月峡来)、桃花流(正是桃花流，三月)、江色绿且明(江水清彻，说明还没涨水)、甚至还有雪照(春寒)，这些描写都刻画出春天景色。这更有力地证明后一首是赦还之作。

又如《宿巫山下》与《我行巫山渚》，题目基本相同。两诗的差别何在？

两诗全文如下：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
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我行巫山渚

我行巫山渚，寻古登阳台。
天空彩云灭，地远清风来。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
荒淫竟沦没，樵牧徒悲哀。

前已说明，李白初出夔门下瞿塘在五月，遇赦放还在春天。前一首“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当是赦还之作无疑。对于后一首，历来的注释家、学者说法不一。有谓是“太白南迁时

过巫山怀古而作。”有谓与前一首“疑是同时之作。”有谓此诗“与(阮籍)《咏怀》同调，未可以有荒淫二字遂指为刺荒淫也。必以为身至巫山方作此诗，恐失之泥。”(李白集校注按语)我觉得校注按语认为是一般咏怀之作是有它的道理。但李白前后三次经过巫山，而这一首诗刺明皇之荒淫，情感又是那么悲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沦没，樵牧徒悲哀。”不身历其境，恐怕没有这样激越的情感。这种忿激的讽刺只有在长流夜郎溯江西上到达巫山时才会有。如果是遇赦放还，他对唐王朝还抱有一定幻想和希望(见下文)，不可能有这种情感。

最后，四首遇赦释放的作品的时间次序也值得推敲研究一下。

在四首诗中，细玩诗意，《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应是得到遇赦信息立马写的一首诗。因为他已被赦，首先便很自然地引罪自咎，不怨天尤人。“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同时想到安史之乱未平，史思明已降又叛。“鲸鲵未翦灭，豹狼屡翻复。”还心怀忠愤，效申包胥秦庭之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自己虽然蒙恩赦放，获得自由，两京也已收复，但不能效光武迁都。“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遥欣克复美，光武安可同？”李白的一生始终怀有巨大的政治抱负，是时时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他在突然得到遇赦消息后必然有这种情感。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从白帝城出发，乘舟东归，又写下了不朽的杰作《早发白帝城》。这时，他一心想东归，急于会见家人和亲友，希望船行愈快愈好，所以全诗突出了一个“快”。实际上，“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夸大，是他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尽管早就有“朝发白帝，暮宿江陵”的传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木船)来衡量，是不大可能一天到达江陵的。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应是紧接着的第三首。这是诗人从巴东(奉节)出发，经瞿塘到巫山，并游巫山最高峰，直到天晚回来后题在壁上的作品。这证实了当天他只走到巫山。

《宿巫山下》又是紧接前诗之作。诗的起句“昨夜巫山下”说明是第二天写的。“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证实写的时节与前诗基本吻合。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
- 2、李白集校注 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 3、夔州府志
- 4、詹鍈：李白论丛
- 5、裴斐：李白十论
- 6、詹鍈：李白诗文系年
- 7、唐诗三百首
- 8、中国历史地图
- 9、李白研究论丛(李白研究学会编)
- 10、王伯祥：增订李太白年谱